

陳捷先著

清史雜業
(一)

學海出版社
印行



陳捷先著

清史雜筆
(一)

學海出版社印行



清史雜筆

(一)

著者：陳

出版者：學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一〇〇二號

發行人：李

發行所：學

捷

出

版

社

先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一五七巷十弄二號三樓

電話：七〇七一六九六三號

台北市郵政信箱二四一二八九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九三五四號

定價：新台幣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清朝是帝制中國最後一個朝代，也是我們中國由舊變新的轉捩時期，以往學者由於多少受着種族成見的影響，對滿清的一切，棄如敝屣，不屑作深入的瞭解與研究，以致論著無多，而且有失公允。然而，清朝自興起至覆亡的三百年中，除了本身徹底漢化造成理想的儒家國家之外，他們早年的內外用兵，開拓了我國的疆土，也融和了我們國內的民族；鎮壓反清活動，反促成了民族精神的發揚。盛世的崇高文教，使中華文化得以整理與復興；而長期繁榮安定，却又產生了過多的人口與社會貧窮。末葉的內外動亂，開我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自強維新，引導國家步上近代化之途。這些都是清史的特別處與重要處，也可以說明清史在整個中國史上承先啓後的位置與作用。

清代的史料也是非常特別而異於前期的。官私書檔不但汗牛充棟，而且由於滿洲人有其自創文字，晚清又因與列強折衝，所以史料的語文種類繁多，絕非僅識漢文的人所能竟其全功的。同時清人又隱諱祖先舊事，早年常常竄改史書；盛清為銷除反滿言論，更多次收燬乙部著作，以致史

料的審訂與搜求也都變得困難而有限制了。要想鈎考清代史事的實狀，當然就不是一件輕易的事。

我個人研習清史有年，並且也寫過一些論著；不過，我始終覺得：對於清史研究，我自己到目前仍只是略能窺其堂奧而已。這一本「雜筆」是我過去讀書心得的一些零星紀錄，現在把它收集成書，分輯出版，實在存有「拋磚引玉」的心意，因為我想藉以引起國內外同好們對清史這門學問的關注，希望大家在未來能從事更專深、更有系統的研究，為清朝寫出為人「共信知識」的正史專書來。

最後，我要感謝李善馨、昌彼得和王民信三位先生，因為沒有他們的鼓勵與幫助這本書是不可能問世的。

清史雜筆 第一輯

目 錄

一、滿洲文與清初歷史研究·····	一
二、後金領旗貝勒略考·····	二五
三、多爾袞稱「皇父攝政王」研究·····	三五
四、清代起居注館建置略考·····	八一
五、康熙朝奏摺與硃批研究·····	九五
六、盛清時期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一二一
七、清室姓名漢化考·····	一四七
八、論英文著述中滿洲人名之音譯問題·····	一九九

滿洲文與清初歷史研究

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二月，清太祖努爾哈齊為了部族中對外的文移往來多用蒙古文字，感到不便，所以就命令大臣噶蓋和額爾德尼等人把蒙古字改編成滿洲文，頒行族中，這是滿文創製的開始。當時草創的這種文字，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謂「老滿文」，或是「沒有放上圈點的滿文」。（註一）

正像一般文字在初創的時候一樣，老滿文在字體上和音韻上也有很多不完備的地方。有些字母雷同無別，很難分辨。而在拼切漢字的時候，不但容易錯誤，同時也顯得字母不夠應用。因此到清太宗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一六三二年）三月，皇太極又命儒臣達海酌量把老滿文加上圈點，使字形和聲韻都變得清楚易辨，不致混淆。這種經改造增飾過的老滿文，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新滿文」，或是「放了圈點的滿文」。（註二）

自從滿文創製以後，滿洲部族中就應用這種文字了。從帝王的詔諭，到記事的檔冊，甚至鑄錢碑銘，都用滿文，並且還用滿文翻譯漢文的經史，讓滿洲貴族知道「治平之道」。清太祖一朝

現在留下的老滿文檔冊有二十大本，記事起於萬曆丁未迄於天命丙寅，前後歷時二十年（一六〇七年至一六二六年）。太宗繼位以後，由於勢力日強，佔地日廣，滿文滿語更形重要。「榜什在書房中日記，皆係金字」。（註三）所以太宗朝的檔冊現在存留的也很多。這些舊檔都是大清創立前後的重要記載，很是珍貴。（註四）

清人入關以後，雖然一切典章制度都取襲明朝，但是初年的滿洲君臣多「不解漢語」，「不識漢字」。（註五）加上帝王又想保持滿洲人自己的文化，所以清初的很多文件都還是滿洲文的，像帝王的敕諭，八旗的文移，內外滿官的奏章，司道知府的考績單，逃人名冊，祭孔祝文，太廟牌匾，內外衙門印信以及碑銘等等，有的全用滿文，有的滿漢兼用，這些記載，在清實錄裏到處可見。

康乾諸朝是清代的盛世，也是滿文傳習的極盛時期。除了部份政府的文書用滿文以外，帝王大臣的詩文，記述武功的方略，總論八旗的志書，部院衙門的則例等等也都有用滿文寫成的了。政府當局還特意編纂很多種辭書，大量翻譯漢文的古籍，讓初學的人有工具，給進修的人作參考。滿文書檔以這個時期製作和出版的最多。

乾嘉以後，雖然部份滿洲王公和駐防旗人已經是「清語生疎」了，甚至內務府裏專門負責錄

繕滿文檔件的官員也有「對清文本不熟悉」，「依樣描畫」的，但是清朝政府的若干文獻還是用滿文或是滿漢合璧的形式作成的。（註六）直到清末，帝王的詔書，起居注，聖訓，大臣將軍的奏章，時憲曆書，駐防旗人官兵的月餉冊，八旗人民的族譜等等，還是有很多用滿文的。所以整個清代，從太祖到宣統，每朝都有滿文的文獻，數量之多，實在可以用汗牛充棟來形容。

可是到清朝覆亡以後，由於國人的種族成見，大家一度對滿洲的一切都表示憎惡，滿洲書檔當然也不被人珍貴，認為沒有保存和研究的價值了。可是清朝立國近三百年，這期間雖然滿洲人都陸續的被漢化了，但漢人文化也有受滿洲影響的。我們現在的若干生活方式，多少還有些是滿洲的習俗。很多的滿洲文化目前根本就是漢文化的一部份了。像清史中貝勒、福晉、章京、包衣等等的名詞，能說它們不是中國的文化？可是如果不諳滿語，又怎麼能了解這些名詞的意義和來源？至於上述的很多滿洲文史料，極大部份至今還是沒有被人利用過。所以就研究清史來說，滿文仍不失為一種重要的工具，有其不可置疑的價值。現在僅從下列的兩個方面，簡單的談談這一問題：

一、滿文可以解釋清史上的特殊名詞：清朝是滿洲人建立的，很多官爵的稱謂都是從滿文中直譯而來。特別在早期的史事裏，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奇特名目，而這些名詞之中又有若干一直

沿用到清末。其音雖有的據，其義則不易瞭解。譬如貝勒是王，額真是主，福晉是夫人，哈番是官吏，格格是姐姐或公主，厄夫是姨父、姐夫或駙馬，章京是將軍或書官，筆帖式是寫字人，包衣是家丁或內臣等等，不懂滿語根本就無從了解其真義。所以滿文對研究清史實在是有重要關係的。現在再舉幾個實例，更深入的看看滿文對解釋清史名詞的用處：

清太祖努爾哈齊的兒子很多，但最著名的幾個都有特殊的稱號，像長子褚英賜號為「阿爾哈圖士門」，次子代善為「古英巴圖魯」。其他如清太宗叫「皇太極」，多爾袞稱「墨爾根岱青」等等。這些賜號是早年滿洲的舊俗，都是滿文的稱號。後來官私修史的時候，雖然盡錄了這些名號，但對名號的由來和意義並沒有作任何的解釋，所以到今天這類稱號還是很多是一般人不能了解的，甚至也有因後人臆測而生誤的，其實若從滿洲語文方面去研究，了解這些稱號並不是頂困難的。

「阿爾哈圖士門」清官書裏又作「阿兒哈兔土門」、「阿爾剛兔土門」或「阿爾哈圖圖門」，其實都是滿文「argatu tumen」的譯音。（註七）滿語「arga」是「計謀」，「謀略」等的意思。「tu」是「人」或「者」的接尾語，這個字可能是從蒙古文中借來。所以「阿爾哈圖」就是「計謀家」或「謀略家」。滿文「土門」是百千萬的「萬」字，又可作「萬戶」講，原來是

金語。不過清初並沒有「萬戶」這職稱，褚英賜號以後也仍然以「貝勒」為稱，也就是說滿文檔冊裏仍稱褚英為「阿爾哈圖土門貝勒」。所以此處「土門」僅是表示「多數」的意思。「阿爾哈圖土門」可以解釋為「計謀多端的人」。褚英得到這個賜號是因為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年）春天東征瓦爾喀部蜚悠城及途中大破烏喇兵的戰役中表現出英勇多謀，班師後由清太祖贈賜的，這與稱號的意義也切合。（註八）清官書裏說褚英被封為「廣略貝勒」，相信封號就是從這個滿文名號引譯出來的。（註九）

「古英巴圖魯」是清太祖次子代善的美號，是「古英」(guyen)和「巴圖魯」(batulun)二詞的合稱。要了解這個特別的稱號，非先得對「巴圖魯」一詞作一番考察。

「巴圖魯」清官書裏又作「把土魯」，是「勇士」、「英雄」一類的武號。這個詞不是清人創造的，是他們從蒙古借來，因為元史中就有「拔都」、「拔都魯」、「八都兒」等等的記載，元秘史裏又作「把都兒」，其實都是同義異名的字。

我國邊外民族，大抵崇尚武藝，凡是英勇善戰的常常都被人崇拜，而美其名曰「巴圖魯」，以示光寵。清人先世也有這種習俗，努爾哈齊創業時，部下就有很多個「巴圖魯」，譬如額亦都巴圖魯、依拉喀巴圖魯、青巴圖魯、穆克諱巴圖魯、碩翁科羅巴圖魯等等。在這些巴圖魯中，從

滿洲語文上我們可以看出巴圖魯似乎有通稱的和專稱的不同。通稱的就是一種單純的勇號，專稱的則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存在。像上面所說的「額亦都巴圖魯」、「依拉喀巴圖魯」中，「額亦都」和「依拉喀」都是人名，也就是稱額亦都這人是勇士或依拉喀這人是勇士。可是「那些」、「青」、「穆克諱」、「碩翁科羅」等並不是其人的本名，只是冠在勇號「巴圖魯」之上來表彰其人的特別才能和功績的。「碩翁科羅」(songkoro) 滿語作「海東青」講，是鵬中之王，羽毛可以製裘，是一種極珍貴的禽鳥。「穆克諱」(muktun) 是「鼯鼠」又叫「鼯鼠」，是一種很厲害的鼠類，據說能在地中行走。「青」(cing)「洪」(hong) 大約是蒙古語中轉來，前者是「誠實」的意思，後者則和「天鵝」的音同。總之這些名目都是用來強調一個勇士的戰功或才能的。

根據滿文的檔冊，我們還更可以看出專稱的巴圖魯有幾點特性，值得我們注意：第一，一個人如果得了一個專稱巴圖魯的賜號，這個賜號就可以代表他本人的姓名。在史料裏只看到這賜號而不見本名。如記載裡只記「青巴圖魯」、「洪巴圖魯」等字，並不提出他們是清太祖的幼弟穆爾哈齊和他的長子褚英。第二，由於專稱的巴圖魯有上述的作用，所以在同一時代之中，不能有兩個人同用一個專稱，不然就會混亂不清。例如「碩翁科羅巴圖魯」在清太祖之世只有費揚古

一人有此稱號，他死以後，直到太宗天聰年間，才有另一個叫勞薩的人賜號為「碩翁科羅巴圖魯」。第三，一個人有新賜號時，舊賜號就不再稱用。例如褚英原先的稱號是「洪巴圖魯」，後來又得着「阿爾哈圖門」的新賜號以後，「洪巴圖魯」一詞就不再在檔案裡出現了。清人入關以後，甚至直到清末，這種賜贈美號的舊俗仍然存在，不過因受漢文化的影響，稱號也隨之漢化了，像「壯勇巴圖魯」、「偉勇巴圖魯」、「誠勇巴圖魯」等等，都和滿洲早期的舊俗有別了。總之巴圖魯有通稱和專稱的不同，「古英巴圖魯」應該屬於專稱巴圖魯的一種，它的意義不明，一般辭書裡都找不着解辭，不過有人說它是「搜索的勇者」。(註一〇)

「皇太極」(hong taiji) 又作「黃台吉」。一般人以為就是皇太子的意思，實際上很有問題。「太極」「台吉」都是譯音，原是蒙古部族中的一種稱號，部族首長的兒子多稱台吉，據說是譯自漢文「太子」二字。不過清太宗以「皇太極」為稱，似乎與「太子」一詞無關，原因至少可以舉出以下的幾種：(一)清太祖努爾哈齊創業的時候，他仍舊沿用滿洲的舊俗稱自己為「貝勒」，這是女真部族首長的一般稱號。當時滿洲族中除他自己以外，還有他弟弟舒爾哈齊稱「貝勒」其他人像太祖幼弟叫「巴雅喇台吉」，長子叫「褚英台吉」等等。後來太祖被蒙古人尊為「崑都侖汗」了，以前稱「台吉」的很多子弟也都跟著改稱「貝勒」了，但是莽古爾泰和舒爾哈齊的

兒子阿敏還稱為「台吉」，由此可見，台吉在當時並不作「太子」解。(二)清朝的官書裡也不否認「皇太極」原與「皇太子」無關，他們只是後來才發現這兩個名詞的巧合。清實錄裡說：「太祖名上為皇太極者，殆天意篤生，統丕業而福兆民也。蓋漢之儲君曰皇太子，蒙古之繼位者曰王台吉。太祖命名之日，我國中尚未諳漢人蒙古書籍文義，太祖初未嘗有必成帝業之心，亦未嘗定建儲繼立之議。洎乎國運日隆，大命攸集，太祖稱帝以後，國人旁羅史籍，嫻習文義，乃知與漢人蒙古儲君之稱，音義相符，命名默契，洵乎天意已預定云。」(註十一)這種「三者默符，天意有屬」的說法，正可以證明「皇太極」與「皇太子」是兩回不同的事。(三)乾隆重鈔本滿文老檔裡有太祖曾經想把褚英和代善做他繼承人的記述，清太宗早年就被稱為「皇太子」，實在在史料裡也找不到根據。(註一二)(四)明末朝鮮人說：「洪太主(皇太極轉音)：內多猜忌，：潛懷弑兄之計。」(註一三)又說：「建州虜酋奴兒哈赤疽發背死，臨死命世子貴榮介(古英巴圖魯的轉音)，貴榮介讓於其弟弘他時(皇太極)……弘他時略不辭讓而立。」(註一四)這些都是當時人的記載，可見「弘他時」也和「貴榮介」一樣的都是稱號，而被稱做「世子」的是代善，不是清太宗。(四)我的老師廣季高先生告訴我，直到清末，駐防在伊犁的八旗軍隊裡，還有爵號為「台吉」的長官，可知終清之世，「台吉」都沒有「太子」的意思。

綜上所述，可知清初的「皇太極」並不作「皇太子」講。同時在明實錄裡也有其他女真部族首長叫「黃台吉」的，可見這一定是當時的一種流行的稱號。就像青巴圖魯，洪巴圖魯等稱號一樣，「黃台吉」也似是乎應是「台吉」的一種專稱。用以表示一個人特殊才能，和優異功績的。

「墨爾根岱青」滿語作 *mergen daicing*，也是一種專有稱號。「墨爾根」是「智者」、「賢者」和「善獵人」的意思，這字大概從蒙古轉來。「岱青」根本就是蒙古語，是「統治者」的美稱。滿洲實錄卷末說清太祖子孫衆多，其中有多爾袞的號「墨爾根岱青」，然而實際上多爾袞得着這個美號並不是在天命時期，而是在清太宗的天聰二年（一六二八年）。那年的三月初七日，滿州兵自察哈爾班師還瀋陽，在途中大宴，太宗說：「蒙天眷佑，初次令兩幼弟，隨征遠國，克著勤勞，剋期奏凱，宜賜美號，以示褒嘉。」於是給多爾袞賜號為「墨爾根岱青」。（註一五）後來清官書上都記多爾袞為「睿王」或「睿親王」，相信都是根據這個「智慧的統治者」美號而來的。

以上只是清太祖幾個兒子的稱號，在清史上像這樣一類的特殊名詞還有很多很多，如果不靠滿洲語文的解釋，要想了解它們的來源和意義相信是相當困難的。

二、滿文可以補正清初史事的若干失誤：滿洲人在沒有入關以前，他們就把很多創業的事用

滿文記述下來了。這批滿洲文的舊檔，數量相當的多，價值也很高，是現在大家公認研究清初史事的珍貴資料。現在為了更具體地說明滿文對清史研究的重要性，這裡不擬把舊檔的記事零星的舉出來，只想用滿洲實錄裡的滿文記載和後世纂修的漢文定本高皇帝實錄略予校對，便很容易的看出其中的不同來了。朱竹垞曾經說喬萊當過「太祖高皇帝實錄纂修官，實錄以國書譯漢文，文義後先恆齟齬，君能曲暢本旨，一經濡削，語簡而事加詳。」（註一六）可見漢文本的實錄原是依據滿文本子成書的，而高皇帝實錄更是幾經「濡削」而成的。不過根據校對的結果，發現漢文本的實錄經濡削以後雖能使文句通順，但滿文內容的本旨似乎並沒有能暢達出來，且有因刪略而致誤的，甚至還有因語簡而達失真意的，所以滿文記載有時能補充漢文敘事的不足，有時也能考訂部份史事的失真。由於篇幅的關係，這裡僅略舉數例來說明：

(一)

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卷首，記述了一段他們先世發源地長白山的事：

「……是山高二百餘里，綿互千餘里，樹峻極之雄觀，萃扶輿之靈氣。……其山風勁氣寒，奇木靈藥，應候挺生。每夏日，環山之獸，必棲息其中。」（註一七）

滿文本的滿洲實錄有關這條的記載和上錄的內容差不多，只是辭藻方面沒有高皇帝的華麗。唯一

不同的地方是滿洲實錄裡結尾語被「濡削」掉了，這句結尾語是：

「Šun dekdere ergi ufuhu wehe noho šanggiyan alin tere inu,

太陽 上升的 方向 肺 石 都是 白山 那 就是

意思是：「太陽上升的方向，全是肺石的，那就是白山了。」

邊外民族都把東方說成「太陽上升的方向」，滿洲人也是一樣。滿洲實錄裡的記事充滿了樸實和親切之感，「全是肺石，那就是白山了」這段話因為意義不明，所以在纂修漢文實錄的時候就給刪省了。其實「肺屬南方火，火色赤，肺亦赤。」所以「肺石」就是「赤石」的意思。長白山是我國東北的名山，先秦時代就已經以「不咸山」之名載諸史籍，漢代稱「蓋馬大山」，魏時叫「太白山」、「太皇山」、「徒太山」等等，唐時稱「白山」，遼金之際又稱「太白山」或「長白山」，清代沿用前人稱號叫「白山」或「長白山」，朝鮮人則概稱「白頭山」。這個山的有名及被邊外民族崇敬的原因是因為它有一股神秘的「靈氣」，而這股「靈氣」的由來實在是因為長白山原係一個火山的緣故。根據現代地質學家的調查，證明在遠古時代，蓋馬高地就有隆起的現象，並噴溢玄武岩及鹼性火山岩，後來到洪積期這塊地上就裂隙噴射，大規模噴射熔岩，現在長白山的山體就是經過多年噴射和堆積而成的，有關長白山的火山記述，史籍裡也常有發現，如日本